

三国有两孔明

王培军

性也接近，——这肯定是有道理的，因为辨别文风，在他是平生长技——但要命的是，他不该看杨慎的《丹铅总录》，把里面的谬说，也照搬了过来：

《抱朴子》曰：“魏武帝严刑峻法，果于杀戮，乃心欲用乎诸葛亮孔明。孔明自陈，不乐出身，武帝谢遣之，曰：‘义不使高世之士，辱于污君之朝也。’其鞭挞九有，草创皇基，亦不妄矣。”按此，则操尝徵召孔明矣。事不见于史，当表出之。呜呼，操之不屈孔明，不杀关羽，真有人君之度，岂止雄于三国邪。（《丹铅总录》卷十“曹操欲用孔明”条；亦见《谭苑醍醐》卷一）

这一节的讹谬，是错读了《抱朴子》。《抱朴子外篇·逸民》云：“魏武帝亦刑法严峻，果于杀戮，乃心欲用乎孔明。孔明自陈不乐出身。武帝谢遣之曰：‘义不使高世之士，辱于污君之朝也。’其鞭挞九有，草创皇基，亦不妄矣。”杨慎在“欲用乎孔明”的“孔明”之上，加了“诸葛”两个字，就此“谬以千里”，闹了笑话。其实《抱朴子》中所说的孔明，不是指诸葛亮，而是颍川人胡昭。昭也字孔明，与诸葛亮同字，杨慎读书粗心，不辨葛龚了。胡昭的生平，附见于《三国志·管宁传》，因为都是高尚之士，所以《抱朴子·嘉遁篇》又云“幼安（管宁字）浮海而澄神，胡子（昭）甘心于退耕”，把他们并提。后来杨慎的这个错，又被胡应麟沿袭，见胡氏的《史书佔毕》（《少室山房笔丛》卷十六）。

不过，读书精细的清人，早已纠正此事了。孙志祖《读书胜录》卷六“两孔明”条引《抱朴子》后，加按语云：

案此乃魏之胡昭，字孔明，《魏志》附《管宁传》后云：“太祖为司空丞相，频加礼辟。昭往应命，既至，自陈一介野生，无军国之用，归诚求去。太祖曰：‘人各有志，出处异趣，勉率雅尚，义不相屈。’”即此事也。而胡氏《史书佔毕》乃云：“雅川去魏未遥，孔明传注俱不载。”岂误以魏之孔明，为诸葛亮武侯乎？案杨升庵引《抱朴子》，于孔明上妄增“诸葛”二字，遂有曹操不屈孔明之说，元端盖袭其谬。

不仅如此，晚于孙志祖、同样也姓孙的另一学者，即那位孙星衍，在其校本《抱朴子》中，也加了个小小字注：

颍川胡昭字孔明，见《魏志·管宁传》注。（《平津馆丛书》本；按，云见《管宁传》注，不确，《抱朴子外篇校笺》已指出）

老钱先生都不知道！不读《读书胜录》，是可以理解的，这种笔记杂书，一时自难于遍读，但既然要论曹操和孔明，便不能只根据杨慎（他的“不靠谱”，与他的博学一样有名），而不去覆按《抱朴子》，因为此一轶事，为诸葛亮本传所无，而只见于《抱朴子》的。而只要一检《抱朴子》，则孙星衍的校本，就不能不读，孙星衍的那条小注，也就不能不“过眼”，因为这是《抱朴子》的“通行本”，不但刊于《平津馆丛书》，并且《丛书集成》、《诸子集成》也都收了，其流传之广，是超过今天的杨明照校笺本的。此而不检，只食其说之新颖可喜，即笔之于书，发为弘论，老先生之偏爱好奇，也可见得一斑了。

比老钱先生还要不可原谅的，是今人的《丹铅总录证》，杨慎的这个错，笑者只注了句“文见《抱朴子·逸民》。无‘诸葛’二字”，而了无订驳，《抱朴子外篇校笺》上册第81页的注5及第47-48页的注2，那么清楚地写着，简直是白费钞。至于“奉鸡舌香五斤”，则其事确有，见于曹操《与诸葛亮书》；只要曹没虚报，这是不用怀疑的，是否表示“佩服”，可就说不准了。



漫天堂点

千里共婵娟

（国画）

焦洋

南北朝时北魏皇帝拓跋焘曾对他的头号智囊崔浩说：“卿宜尽忠进谏，勿有所隐。朕虽有时忿怒，不从卿言，然终久深思卿言也。”这话说得真诚，道出他的真实心态。直言进谏，终究逆耳，不像歌功颂德那么好听。“有时忿怒”，也是人之常情，说是“闻过则喜”，未免夸大其词。能够“深思卿言”，已经不错了。如果说，崔浩的“尽忠进谏”，主要是献计献策，那么，尚书令古弼的“尽忠进谏”，则重在拾遗补缺，专门针对“朕”的不足与过失。能在“有时忿怒”之后“深思卿言”，更为不易。

因为上谷的皇家苑囿占地面积太大，古弼进宫晋见拓跋焘，想奏请他削减大半，赐给贫民耕种。拓跋焘正在聚猎会神地与给事中刘树下棋，没有注意到古弼，古弼等了半天也不见拓跋焘过问，突然跳起来揪住刘树的头发，把他拽离座位，拉着他的耳朵揍他，并说“朝廷不治，实尔之罪！”这不是“项庄舞剑，意在沛公”吗？这不是“指着和尚骂贼秃”吗？但拓

秋风瑟瑟，寒意眨眼即来。但人们对于“秋天”的概念，似乎并不明确。混沌中，小白领朝九晚五，工人换班交接，“季节”赐赐查查，你来，它走，不易碰面。季节变换，并非朝夕之间，今日立秋，明日立刻便“一夜绿荷霜剪破，赚他秋雨不成珠”。每到这个时段，夏与秋常混杂一处。行人单衣夹衣，长裤短裤，所谓“二八月，衣乱穿”。各种水果陆续登场，季节于五颜六色间日渐丰盈。但一到八月中旬，情况大不同。一夜醒来，浑身打个激灵，啊，真正的秋天来了！有种天地间肃杀与萧索气息，趁夜间无声渗透，天说凉便凉。想深刻领悟欧阳修的《秋声赋》，最好选择在这季节读。

记忆中在太原过中秋，最忙数“烤饼师傅”。一年出现一次，身边跟着个小伙。大小师傅初初给我的印象，怎么形容？总觉得他们根本不算面点师傅，更像泥瓦匠——自备砖块与黄土，倒一堆，很细的那种土，找个合适的角落，砌出一个烘烤月饼的大炉。砌这种炉子，只能用新砖新黄土——新砖无异味，旧砖有杂味且自带腥气，月饼做出后“串味”。和泥。砌砖。这种专用烤炉不打地基，直接在平地上约摸铲出个长方形，浅浅的坑，一层一层码砖，垒垛整齐。码三四层，便开始砌灶，再往上，便是“烤箱”。看起来像只大嘴，终日那么张开。我躲在远处看。老师傅把烤月饼的铁盘，一次一次塞进，拉出，塞进再拉出。

早前在晋北乡下，家家户户过中秋，吃月饼都是自己用大炉烤。当地特有的月饼，没有馅子，没有别的花哨佐料点缀，就是一个实心饼，但吃起来比买来的月饼香。因为多了一丝泥土的意境？隐隐觉得有股新砖味道，心理作用。

我吃到过的最好的月饼，并非市面上常见的京式、广式、苏式、台式、滇式、港式、潮式甚至日式。甜味、咸味、咸甜味、甜咸味、麻辣味、口味繁杂而丰盛。馅亦多样，五仁、豆沙、冰糖、芝麻、火腿。我最爱吃晋北当地，用自产胡麻油，单拌以红糖白糖和面，大炉烘烤出的“混糖月饼”。味道之所以独特，关键在于“胡麻”的醇厚浓香。

高寒地带盛产胡麻，可以长到齐



若将拓跋焘对崔浩说的“有时忿怒，不从卿言，然终久深思卿言”移用于此，也颇为贴切。“有时忿怒”是因为他觉得有损自己作为君主的“尊严”，“深思卿言”掂量的还是“利社稷，便百姓”与“人臣之礼”之轻重，于是才会发出“有臣如此，国之宝也”的感慨，且将认知付诸行动，至少在这个问题上“不贰过”。

言路与才路是相通的。广开言路有益于广开才路，因为这有益于发现人才，留住人才，鼓励人才，不但献计献策，而且拾遗补过。反之，堵塞言路，则往往使未曾发现的人才望而却步，退避三舍，也使已经得到的人才心灰意冷，喑若寒蝉，无异于堵塞才路。你要人家献计献策，倘若这计与策不合“朕”意，你是否能反躬自省，如此等等，都是对你的容人之量的考察。古弼的直言进谏，反衬了拓跋焘的容人之量。这不仅是个案，也是拓跋焘与古弼一起树立的标杆。

别样中秋

王 璐

在秋天，因烤制某种食物而“惊师动众”，似乎只在晋北地区？一年仅此一趟。且只能是秋季。家家户户，早早预备好面、油、糖，讲究点的人家，买些青红丝备着，芝麻炒熟，一准备妥当，去老师傅那里排队等待。务必要亲眼看着打饼的师傅，把自家的白糖红糖，各种配料，一股脑放进一个很大很大的盆子里，慢慢搅匀。面粉通常是整袋，十斤二十斤的袋子，一下子倾入盆里，搅好的糖浆，慢慢慢慢倒进去，边倒边搅，像进行某种仪式。最后轮到汪汪的胡麻油，闪亮登场。继续搅。白面粉立刻变成棕红色，面团在小师傅的手里慢慢变大，更大，泛出好看的油光。搅搅搅。老师傅“嗯”一声，可以啦。一一分成稍小点的面团，继续揉，是为增加面的韧性，最后揪成更小的一块一块，这便是“面剂子”。剂子放在大案板上擀成面饼，半指来厚，讲究点的人家，在饼子上洒一把黑白芝麻，这饼一排一排，大小基本无差，摆上铁制大盘，深入炉子烤去。耐心等着吧！

这样的大炉烤月饼，一年一年沿袭下来，回沪后再没吃到。我怀念那醇香，怀念排队等候的人，更怀念烤饼的日夜不熄，那是百姓生活中正儿八经的事，晋北乡人的夏秋大事。每

我出生在上海宝山的罗店，那里是农村，从我现在居住的宝山城区，大概30分钟的车程就能到了。我的家住唐家宅，附近有姓钱的叫钱家宅，姓赵的叫赵家宅。我不清楚唐家宅有多少人家，但以前肯定以唐姓为主。

我在村里念幼儿园的时候极为调皮不懂事，逢见宅上的长辈直呼其名，从不叫叔叔或阿姨，弄得他们说我是唐家宅的“老祖宗”。因为调皮，做的“坏事”自然不少，翻了墙钻入邻居家的院子，将葡萄架上才长出的葡萄全部采摘干净；带了小朋友去钓小龙虾，却和他们一起掉进粪坑；在幼儿园将某位小朋友自家带的饭菜偷偷吃掉，害她中午没饭吃，只顾一个人哭鼻子。常常有人上门告状来，为此我总免不了母亲一顿打，有回她甚至气得要拿烧红的火钳子烫我，亏了邻居相救，把我拉开。

多年前连着几个中秋节，宅上都办拜宅神的活动，我参加了一次，近日突然想了起来。

那年中秋节，宅上的人家，有外人外迁的，不论大小老少，按惯例都从宅子以外的地方回来相聚。12时准点在选定的空地并排摆上两张朱漆大方桌，中间架起烛台燃上大红蜡烛，蜡烛中间摆放猪首，两旁是花生、黄酒、月饼等供品。待到12时18分，开始鸣放鞭炮。方桌前堆着厚厚的麻布垫子，参加祭拜的近百人每人点上香，而后开始按户轮流在垫子上叩拜三次，其间还要燃烧锡纸和事先请匠人扎制的“香塔”。风一吹，火烧得极旺盛，烟直往人脸上扑，熏得大家眼眶红肿，倒让看热闹的我们十分虔诚。每户轮流三次叩拜后全宅人齐拜，结束时再燃鞭炮，分享供品。小孩子高兴，能分到不少好吃的。这个习俗听宅上老人说很久以前便有，“文革”时因破除迷信而禁止了。一位奶奶说宅上这段时间不太平，大家商量着才决意恢复：“宅神要连拜三年，中秋团圆之日向宅神乞福，第四年再拜是为谢宅神，待九年后复始”。

我们家在宅上原先有田有房子，父母为了让我得到更好的教育，自我念小学一年级始搬入了宝山城区，父亲进入农业系统单位，母亲进入建设系统单位，从农民转为了工人，田就由大队收回了。又隔没几年，房子也让父母卖了。对此我一直觉得可惜，因为我觉得自己虽然现在接触着各种时尚的文化，骨头却是徐志摩眼里的张幼仪，十足“乡下土包子”——张幼仪正巧也是罗店人——房子卖了，田没了，感觉自己和这块地方的纽带断了。

但儿时在宅上生活的许多记忆却难以忘怀。夏天与哥哥抱着从地里摘回的西瓜用网袋套了沉入水井，仅仅二十分钟，西瓜甜甜沁凉，这景象仍时时浮现眼前，井水早已渗透在我身上每一条血管。我记得那时候，我在棉花地里摘过棉花，在番薯地里挖过番薯；油菜花盛开的季节在油菜花地里肆意奔跑，水稻成熟的时节在金色的稻浪里和小朋友们玩警察捉强盗。

“文汇报会”
微信二维码

年中秋节将近，这两位打饼的师傅一定准时出现。他们不慌不忙盘好泥炉，接下去几天彻夜不眠——炉子一旦开烤，不能熄。香气于是绵绵不绝。这种香味绝非秋天的瓜果甜香可比拟，浓且厚，几乎化不开的稠甘。想得我心疼。等到饼香渐渐散去，慢慢淡去，即将彻底消失，秋天要走吧！打饼师傅离开前，要把经自己之手垒起的大炉拆掉，慢慢拆，闷声不响。与秋天就此别过。来年再见！

说到秋天，似乎总与“吃”分不开。各种吃食。但实实在在的秋天，并非一个只能引人想到吃的季节。秋天到来，炎炎盛夏的那种沉闷烦躁、浑浑噩噩，终于就此结束。各种花渐次开始萎谢，直至凋零。别忧伤。秋叶已于一夜之间，红红紫紫，色彩斑斓起来！

入秋仔细观察，发现月光与露珠，似乎跟其他季节不大一样。格外清冽盈透。古人多喜欢以“清”字形容秋——“冷清秋”，只这一个字，让人既爱且恨，喜欢却又不知该从何说起。心底泛起一丝莫名惆怅，伤感也淡淡的。一叶知秋。四季之中，冬去春来，夏去秋来，逝去的其实是某种心情与心境。一个季节，一样情绪，一番味道，一派气韵，文字殆难言述。能说得明白？

美好的事物向来如此，大音无声。上帝不响，一切皆由我掌握。中秋节眼瞅着马上就要到，我想念烤饼月饼的味道。什么时候能再次看到师傅的身影？一老一小，沉默的脸，泛红血丝的眼睛。画面与味道，景敌与人物，往昔岁月打了马赛克，早已尘封高挂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“故乡”已经变成对逝去美好生活的远眺，只能在梦中，努力咀嚼回味，醒来一纸清凉……

唐吉慧

中秋拜宅神

夏天的晚上，打谷场的萤火虫多得亮过天上的星星。秋天的晚上，开着窗敞着门，听得到蟋蟀们在菜地里欢快地“咀咀”叫。

那时候，宅上无论谁家的红事白事，各家都会出人到有事的那户人家帮忙张罗，做饭、端菜、收拾、洗碗，人多了家里不够坐，左邻右舍时时腾挪出地方让你，加桌子加凳子加碗筷，谁也不拿谁当外人。那时候，大人大多没钱、没文化，每天做的事情不过是种庄稼、带孩子，日子虽苦，可是也自得其乐。西红柿、黄瓜从架上摘下来在身上蹭蹭就能吃，水沟、池塘清澈见底，随时捉得到鱼虾；家家自己养猪，到年终宰了或卖了，都乐得合不拢嘴。他们很少幻想，用勤劳、用力气，春种一粒粟，秋收万颗子，江南的大地不骗人，给了他们最大的回报。

那时候，同样的一个中秋节，我拖着鼻涕，走进东面奶奶家的灶披间。我的爷爷有个亲弟弟，东面奶奶是爷爷亲弟弟的老婆，因为我们家住西头，他们家住东头，所以他们就喊他们东面爷爷、东面奶奶。那天她正在灶上熬东西，我问是什么，她说是塞了糯米的莲藕。我一听不愿走了，开心地跑去灶后往它肚子里塞柴火。约摸十分钟样子，奶奶掀开大木盖子，一股清香让我的口水和鼻涕一起流了下来，我用衣袖抹了抹口水和鼻涕。她用菜刀切出一段莲藕给我，叮嘱我慢着吃，小心烫。我没顾得上她的话，馋得几口吃完了那段莲藕，而后跟她说了一声“好香、好吃，谢谢”，就风风火火的跑出了她家的灶披间。这么多年过去，我再没吃到过那么“好香、好吃”的塞了糯米的莲藕了，但心里放不下的其实还是那一口土灶的味道吧。古书记载：灶，造也，创造食物也。农村人靠了这口灶绵延生息，如周有光先生111岁时在一幅汉代陶灶拓片上题的字：民生之本。

近二十年来，我们宅上有了很多变化。随着外来人口的不断涌入，本地人不再种地了，不再养鸭子了，不再喂鸡了，宅上的人家坐收月租过日，背地却议论蔬菜承包商们种菜打太多的药水，害得他们不敢吃。青壮年则带着孩子去到城镇开启新的生活，有了更好的医疗、学习环境。于是宅上的人家渐渐彼此疏离，剩下的老人们也一个接一个凋零。唐宅人仿佛只有等到拜宅神这样特殊的日子才重新聚在一起，看一看曾经熟悉的面孔。我也不晓得，这一中秋习俗还能坚持多久呢？